

台湾最热门畅销
书在大陆首次推出:



台湾

.5

三环出版社

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

- | | |
|--------|--------|
| ● 响铃刀 | ● 坛子怪 |
| ● 狐仙灯 | ● 女屠户 |
| ● 良心称 | ● 站笼 |
| ● 霸王庄 | ● 吹烟的 |
| ● 寡妇客栈 | ● 我是泰妹 |
| ● 张飞庙 | ● 败子回头 |

大陆版权独享

翻印必究

响铃刀

台湾谭谈

责任编辑 时培华 宦晓梅

封面设计 董兆惠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总发行

印数：1—30,000

砂尘滚滚，一百辆盐车浩浩荡荡的快要到达“丁摆渡”了。

“丁摆渡”是通往“丁家铺”必经之路，也是豫西进入伏牛山区最大镇甸。

驻守“丁摆渡”的张三光排长猴屁股着火似的，一面背起武装带，一面向正在赌牌九的破烂杆子兵大声吆喝：

“狗操的们！收家伙，盐车来了。”

“一个排——其实不足一个班，一窝风冲出破窑改成的排本部，疤眼班长发出口令：

“立正……稍息……”

摆了个“一字短蛇”阵队形，橐橐橐的——张三光踏着那双自以为很漂亮的，其实烂的像西瓜皮的马靴踱起来回步。

“呀！春花嫂……”

“春花嫂美的像朵花……”

“好大的屁股蛋子呀……”

这个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北洋小军官忽然看到春花嫂走出来了——春花嫂就住在对街的过路店，与排本部门当户对。

春花嫂二十郎当岁，细皮白肉的，像王二麻子卖的水豆

腐，全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骚劲儿，尤其水汪汪一对大眼睛，飘呀飘的，飘的丘八大爷魂儿飞上了天。

张三光用力一跺马靴——“卜”——像是敲破鼓，然后牙一呲，朝春花嫂行了个四不像的军礼。

春花嫂嘴一撇：“哟！我的大排长，您这叫那一国军礼呀？”

“道道地地北洋军军礼。”

“北洋军作兴不戴帽子行军礼吗？”

“马拉个巴子？”

一拍后脑杓，张三光这才想起忘记戴帽子。

春花嫂噗哧笑道：“说良心话，不戴帽子反而顺眼些。”

“真的？”张三光受宠若惊。

“光溜溜的，像枚鸡蛋。”

原来张三光头上没长毛，标准秃头。

张三光马不知脸长的：“要知小嫂子喜欢光头，下次再到店里喝酒绝不戴帽子。”

春花嫂粉脸一沉：“张三光！丑话说在前头！欠的酒帐该还了？”

“这……今天结帐。”

“那来的钱？”

“看！送钱的到了……”

盐车队不出一箭之地。

春花嫂有点装糊涂的：“盐车与你还帐风马牛不相干呀？”

张三光胸脯一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盐车队到了俺这一亩三分地，不孝敬几个行吗？”

“别作大头梦了！也不想想，在这颖水道上，没有两把刷子谁敢贩盐？”

“你是说？”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盐车是孙大胡子的。”

“孙大胡子？”

“少跟老娘装蒜，孙大胡子不是你们缺德带冒烟的瘸腿团长的拜把子大哥吗？”

“小嫂子！留点口德好吗？”

“官匪勾结，鱼肉乡民，这一带的乡民谁个不清楚，瞒能瞒得住吗？”

“算你有理该行了？”

“有理没理是另一码子事，酒钱呢？”

张三光呵呵笑道：“今天不但要还酒钱，还要……”

“还要什么？”

“当着弟兄们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老娘不在乎！”

“你不是说有五块袁大头就可亲热亲热吗？”

“是啊！问题是：你那来的五块袁大头？”

一辆盐车不要弄多，就算五毛钱地头税，瞧瞧近百辆盐车，不他娘的四五十块？”

春花嫂笑弯腰，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娘说盐车是孙大胡子的就是孙大胡子的，砍了头的！别光想好事，小心孙大胡子把你给毙了。”

张三光一拍秃脑壳得意的：“春花嫂！这次八成要上当了。”

“上那门子当？”

“孙大胡子的盐车昨天才过去。”

“放你妈的青草屁，昨天过去老娘会不知道？”

“走的是水路啊！”

春花嫂不服输的：“敢不敢跟老娘打个赌？”

张三光紧接着：“行，怎的个赌法？”

“不管盐车是不是孙大胡子的，别说几十块，你要有本事弄上一个蹦子，老娘就脱裤子。”

“说话可别不作数。”

“老娘能在渡口开过路店子，也算得上半个江湖，江湖上作兴说话像放屁吗？”

“要得！不愧是女光棍。”

“你他娘的要是输了呢？”

“下个月的饷钱全部奉还。”

“去你娘的！未到月就输光了，不赌这个。”

“赌什么？”

“做老娘的儿子。”

“行！俺张三光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说话之间，一匹叫驴驮着个黑小子，跑到春花嫂跟前了。

骑驴的是盐车打前站的，动乱年头贩盐车就带着三分险，所以打前站的该是名重要人物了。

打前站的不但要负责车队的住宿问题，还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看看地头上有没有歹徒埋伏，换句话说，车队的安全打前站的要负全责。

黑小子跳下叫驴，行了个江湖礼，道：“小娘们！这儿是丁摆渡了？”

“是啊！”春花嫂的眼珠子在黑小子的全身上上下下打转。

“过了河就是丁家铺了？”

“对极了！”

“渡船呢？”

“丁摆渡的规矩，太阳一抹山，明天请早。”

果然！太阳躲在伏牛山的山后面了。

春花嫂嗲声嗲气的：“没渡船可要歇在咱这家过路店子，被子是乾净的，床是刚拿开水烫过的，保险没臭虫。”

黑小子拍拍肚皮说：“有东西吃吗？”

“有！刚出笼的热包子，白白胖胖的，香的很哩。”

“看来今晚上要吃小大嫂的包子了。”

“呀！吃笼里的包子，春花嫂的包子可不能吃呀！”

飞了黑小子个媚眼儿，张三光一旁却气得变成大肚子蛤蟆了。

敢情他奉命去“丁摆渡”放排哨，自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所以春花嫂接管过路店子，就害了单相思，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早晚可以跟着春花嫂睡进一个被窝，而今？一个小小的打前站的居然比他还吃得开，张三光凉了半截，加上黑小子连眼角也不瞅他一下，一肚皮火发在黑小子身上了。

“贩盐的！”张三光顾指气使的说：“过来下，本排长问话。”

“丁摆渡”并不大，一条街也没有丈二长，左边街是春花嫂的过路店子，右边街是破窑营房，所以张三光站的位置，距离黑小子也不过三五步而已。

“听到没有？马拉个巴子。”

原来张三光是东北老乡，见黑小子没有反应，一发火，东北的口头语出来了。

春花嫂说道：“大排长呀！人家远来是客，你他娘的发的门子狠，再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黑大哥可是小奴家今晚上的客人，是吗？”

最后这句话是问黑小子了。

黑小子眉毛直飞：“对！对极了！俺老疙瘩是小大嫂今晚上的客人了。”

“哟！话里面有骨头。”

“没有啊！晚上好好敬小大嫂两杯。”

“女人是不能喝酒的，第一、喝酒会脸红。第二，喝酒容易吃亏。”

“朋友！那座山头的？”

张三光跨上两步，满口的黑话。

老疙瘩瞄了他一眼，道：“头顶通字，脚踩学字，老子是丈二之身，‘悟’字辈前人。”

“悟字辈？”

张三光在青帮辈份很低，连忙转了口风道：“本排长问的是朋友是黑道还是白道？”

“推车贩盐，黑道也走，白道也行。”

“这是什么话？”

“唐朝的古董。”

“马拉个巴子，原来你小子不上路。”

“上路打老虎，你爷爷是打虎英雄。”

张三光赫的掏出盒子炮，恼羞成怒。

春花嫂身子向前一凑道：“我的大排长呀！有话好说，动家伙岂不伤了和气？”

张三光咽了口唾沫，敢情春花嫂颤巍巍的大奶子碰到他胳膊上了。

“春花嫂，这小子来路不明，可得好好的盘问一下。”

“分明是大盐商，怎可以乱飞帽子呢？”

“你妇道人家不会懂，瞧！盐车摆在街口不进来，分明要抢‘丁摆渡’”。

“抢‘丁摆渡’？”春花嫂笑得花枝招展：“抢你的破马靴是吗？”

张三光居然也会脸红，老疙瘩却笑得脸冒黑光。

张三光指着老疙瘩的鼻子喊道：“光棍眼里不揉砂子，说！干什么的？”

“当然是贩盐的。”

“不会是籍贩盐当幌子吧？”

“大不了夹带点儿烟土。”

“老疙瘩！”春花嫂近乎打情骂俏的：“别装蒜了！带烟土还会当着兵大爷不打自招吗？”

“小大嫂倒是很通情理。”

“这是很明显的事嘛！”

“谢啦！等我们老大一到，可得好好谢谢小大嫂。”

“谢我？无功不受禄呀！”

“谢小大嫂说公道话呀！这年头说公道话的太少了。”

“真格的！你们老大是谁？”

“反正不会是棒老二孙大胡子就行了。”

“说话小心点，孙大胡子要是听到，漏子就大了。”

“孙大胡子又没有兔子耳朵。”

“有道是路旁说话，草棵里有人，还是不能大意的。”

“唔！这么说俺老疙瘩明白了，原来……”

老疙瘩话留半句，但两双眼睛却盯着张三光不放。

再笨的人也知道老疙瘩把张三光当成孙大胡子的帮凶，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何况，张三光好歹也代表官方。

冷笑一声，张三光再次掏出盒子炮，天！他大惊失色，盒子炮不见了。

张三光也是跑跑的人，心中已然雪亮，这下可遇到高手了，果然，老疙瘩慢条斯理的由怀中取出盒子炮，用不着细瞧，就知道是他的了。

人一急伸手去抢。

老疙瘩一幌身，跑到他屁股后面了。

张三光泼口大骂：“狗操的！抢军火要犯死罪的。”

老疙瘩母狗眼一翻：“入娘的！老子不过开个玩笑，穷紧张个鸟！拿去。”

盒子炮交给了张三光。

张三光二话不说，“卡”！扣了扳机，却未闻子弹声，原来子弹被老疙瘩卸掉了。

春花嫂大拇指一比划：“老疙瘩呀！了不起，今天晚上酒钱免了。”

“不好意思。”

“谁叫你是英雄不是狗雄哩！”

张三光恨得牙痒，心说：老子拼着排长不干，也得把骚娘们霸王硬上弓。

“叭”！

未看到老疙瘩掏手枪枪响了，这完全讲究个快字，一双乌鸦由半空掉了下来，绝的是，乌鸦落地，又形飞起，老疙瘩表演了手枪震乌鸦，未伤乌鸦，拿捏之准，称得上是位神枪手了。

歪嘴班长忍不住大声叫好，几名烂杆子兵拼命鼓掌，张三光惹不起老疙瘩却敢收拾他的烂杆子，一个箭步上去，每个人赏了两耳光。

“狗操的们！一点军纪都没有，像军队吗？”

“吱呀吱”的，是盐车开动的声音，老疙瘩这一枪不但含有表演性质，附带的叫车队进入码头了……

错眼光景，百辆盐车在码头小街布了个圆圈，外行人看不出，内行人却能观察到盐车层层有序，互为倚托，遇敌时，可算做严密的阵地了。

四位骑马的汉子，无疑是领盐车的首脑人物，老疙瘩和春花嫂忙活着打招呼，于是四名汉子将马匹交给过路店子走出的两个伙计，进入店内了。

过路店子是北方对饭铺乘客栈的一种土称，这等店子大都设于官道路口，是专门接待客商走旅打尖或住宿的，只是生意不太正常，有时人满之患，有时却门可罗雀，三天不开张。

今天当然例外，一百多口子上了门，不要说别的，仅仅吃饭就可捞上一笔，勿怪春花嫂卖弄精神，格外巴结。

亲手切了壶祈山瓜片茶，春花嫂却向着其中一名汉子——坐于一张八仙桌左上首的没话找话。

“客倌！贵姓大名呀？”

“赵狂风。”

“狂风？”

“怎么？觉得名字不雅？”

“不是的！小奴家担心把人家的房子吹垮了嘛！”

说罢，媚眼儿一抛，嫣然一笑，无限风情。

赵狂风却面孔绷的紧紧，就是方才说的几句话，也像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既寒，且冷。

春花嫂再次打量赵狂风了，只见三十不到，人生得非常魁梧，两道粗眉，一双环眼，眉目之间有种说不出的霸气，她阅人甚多，已看出这条莽汉不是简单的人物了。

其实，进门之后，春花嫂就暗中注意赵狂风了，第一、发现老疙瘩似乎很畏惧赵狂风。第二、赵狂风虽然不是坐的首位，但在座人目光都望着他，春花嫂已认定他才是领盐的老大。

果然，她的判断没有错，一件意外事发生，证明了赵狂风的身分。

门外跑来个贩盐领班，咕咕巴巴的道：“赵老大！北洋兵要检查盐车。”

“没告诉他们义记车马行的盐车一向不接受检查吗？”

“那个自称张三光的排长不大讲理，非要检查不可，还说盐车内夹带大烟土。”

“哟！”春花嫂接道：“我说赵老大赵大哥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年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最好忍着些，由小奴家打个招呼好了。”

她倒是蛮热心的，也不管别人是否承她这份情，忙不迭的去找张三光了。

居中而坐是位年长人，见春花嫂背影消失，望了眼赵狂

风道：“赵贤侄！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不大对劲？”

“六叔！”赵狂风仍然说话冷板板的：“看出门道了？”

“我康六总觉得在此过路小店，不应该有这等极胆大又标致的娘们！”

“是啊！”一名矮胖子打个哈哈：“俺石磨子也觉得不大对劲，会不会是孙大胡子的人？”

“八九不离十！”康六接着道：“孙大胡子这两个月来，连连吃了哑巴亏，很可能找出个精明的女江湖，调查找他麻烦的那个主儿。”

“对！”石磨子更加肯定的：“有道英雄难过美人关，春花嫂那个娘们的确很高明。”

“磨子哥！”一个瘦子高挑身材的发了话：“听风就是雨，老毛病犯了吧？康六叔总是觉得可疑，阁下吗？顺腿摸卵子，扯的离了谱。”

“毛猴子！”石磨子不服气的：“别隔着门缝把人瞧扁了，姓石的自有根据。”

“这倒要洗耳恭听了。”

石磨子偷望了下赵狂风，见赵狂风没有不满的表情，于是脑袋晃起：“俺磨子不提太多，只提一点，就知道骚娘们不简单，比方说，一眼看出赵大哥是咱们贩盐的瓢巴子，普通女流行吗？”

“有点门道。”毛猴子倒是很服气，石磨子在义记车马行一向很少动脑筋，有此见解，也算不容易了。

石磨子向着赵狂风一抱拳：“大哥！兄弟的看法不错吧？”

一高兴，不怕碰钉子了。

赵狂风淡淡的说：“观小而识大，倒是很难为你，但是认为春花嫂与孙大胡子有关系未免武断了些。”

“这一带不都是孙大胡子的势力吗？”

“江湖上藏龙卧虎之人无法估计，何况你等又把春花嫂低估了。”

“大哥认为？”

“春花嫂如是好人姑且不论，相反的，决不会受人控制，任人摆布，说不定……”

“说不定怎样？”

一阵“卜卜”的皮靴声，打断了石磨子的下文，但见春花嫂居前，领着大摇大摆的张三光走了进来。

春花嫂从中一介绍，张三光大为光火，敢情赵狂风并没有让座或是客套什么的。

张三光气呼呼的：“姓赵的！长话短说，这百辆盐车从什么地方来的？”

赵狂风不动声色的：“许昌。”

“可知有人密报百辆盐车不但没有缴过税，里面另有夹带，明白人还用得着细说吗？”

“赵某一向不喜欢拐弯，尊驾最好挑明了说。”

“烟土——上千两的烟土，够明白了？”

张三光说得声严色厉，一副六亲不认的面孔，他认为这个下马威，必然是财源滚滚而来了，哪里知道，上了春花嫂的大当呢？

原来春花嫂以调解是非为名，骨子里却唯恐天下不乱，她强调盐贩子走的是私盐，从盐贩子谈话中听出还夹带千两烟土，希望他把握机会，大大的捞一票。

“赵狂风！”财迷转向的张三光又在大施威吓：“走！跟本排长到团部去，走私盐、贩烟土，两罪齐发，赖团长可要毙人的。”

赵狂风仍未吭声，却有意无意间扫了春花嫂一眼。

“老子说话当耳边风吗？”

张三光有点沉不住气了。

赵狂风眸光一潜，似是有了决定，向老疙瘩一挥手道：

“拖出去！这个俗不可耐的东西，给他点教训。”

老疙瘩应了声“是”——随着话音，已然欺到张三光背后，张三光一声“哎哟”，胳膊转了个弯，这才弄清楚，拖出去原来指的是他本人。

“姓赵的！操你亲娘祖奶奶！你要怎样？”

赵狂风冷冷道：“叫你带个口信。”

“口信？带给谁？”张三光硬不起来。

“给赖瘸子。”

“你……你是说我们赖团长？”

“正是他”

“带那门子口信？”

“告诉赖瘸子从今后，丁家铺这条道上只要有我义记车马行行旗，叫他睁一支眼，闭一支眼，少找麻烦。”

“恐怕做不到。”

“你只是带句话而已，办得到与否赖瘸子心里有数。”

“就提你赵狂风三个字？”

“赵某人三个字足够了。”

“行！赶快松手放人啊！”

“你的水性如何？”

“扯到那里去了，大不了替你带口信。”

“自然有关系，如果水性不好，岂不喂了王八。”

“操你亲娘祖奶奶……”

一声闷哼，老疙瘩怎允他骂下去，一拳头打的张三光像猪叫，于是张三光被架了出去。

春花嫂开心的：“赵大哥！这讹漏可捅大了，赖团长最护犊子，再说打狗看主人，这不是犯了人家忌讳吗？”

赵狂风道：“听口气还想帮忙调解下了？”

“当然！就怕面子不够大。”

“一定行！可知赖瘸子的腿怎生断了的？”

“呀！这倒没听说过。”

“偷旅长的姨太太被抓住打断的。”

“旅长会放过他？”

“姨太太跪地求情，旅长网开一面。”

“旅长肯甘愿做王八？”

“赖瘸子会捏脚。”

“怎会扯上捏脚这等臭事？”

“就因为这等臭事才巴结上团长的差事啊！”

“想不到赵大哥消息很灵光。”

“不灵光敢在太岁头上拍苍蝇吗？”

“了不起！那还用得着小奴家去丁家铺代为说项吗？”

“你认为呢？”

“赵大哥必然大有来头，不在乎个小小团长。”

“猜对了！但还希望你跑一趟。”

“干什么呀？”

“你不去漏子就不会愈捅愈大了。”

春花嫂倏的脸一红，一语道破心事，但她为什么要制造

纠纷，唯恐天下不乱？！

赵狂风冷冷道：“尊驾开的是饭馆，也该张罗张罗开饭了。”

“逐客令是吗？”

“你并不是客人，是吗？”

春花嫂被顶的楞楞的，但她却有本事自找台阶，“哟”了声道：“好香！八成包子出笼了。”

她匆匆的赶往厨房，康六却紧张的：“狂风！方才你在气头上，愚叔不便说什么，这一下开罪了赖瘸子，后果问题却得通盘的想想了。”

“六叔！”赵狂风表情严肃的：“有一点六叔没弄清楚，小侄并没有在气头上，关于给张三光点颜色看，也可说计划之一。”

“原来……”

“是的！再坦白说一句，你不找赖瘸子岔子，他也会找你的岔子，颖水道上，官商勾结，连盐也成了他们的专利，会睁着眼望着我们上百辆的盐车抢生意吗？”

“可是……”

“六叔尽管放心，这年头胳膊粗的是爷，尤其是对付不入流的军阀杂牌，更得要比他狠才行。”

“但赖瘸子好歹是名团长，就是再吃空缺，也非我等力量所能周旋吧？”

“小侄已有安排了。”

“安排？”

“总之！六叔不要顾虑，赖瘸子倒是没有什么，小侄担心的是另一股力量。”

“孙大胡子？”